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十七

烏臺筆補

彈順天路總管祖世傑不合支俸事狀

照得尚書省劄付節該今後官吏辨證私罪但離本職其祿不給承此今體察到順天總管祖世傑於至元七年二月為道 七言語公事尚書刑部勾喚本官前來歸問至當月十七日到部至至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才行還府有本官却將正二兩月俸秩於本路盡數閔支了當事屬違錯合驗曠闕月日於本官處依數追理施行

論借貸飢民米糧事狀

切見益都淄萊衛輝洛磁等路農民因連年蝗旱闕

乏餼糧自去秋至今春刈食草木至結死中毒病腫
自縊死者幾於百人其壯者迫於飢寒往往去爲盜
賊外據見闕食者密州萊陽等處二萬七千餘戶西
京一路三萬餘戶上下累申前後十月才聞尚書省
將三路飢民分間約量許貸米糧接濟却令今秋還
納而上年似此等事依例催徵欠數參詳極有未當
者夫張官置吏本以爲致如爲郡縣者水流宣化牧
養元元爲本主監司者以按治撫察問民疾苦與利
除害爲務且彼荒守臣職也今坐視民飢大失所天
至於此極不敢諫官畧爲營救方循守常例行移申
解經由官將數重至於再三尚不獲請即救其轉死
溝壑之禍誠可痛也又慮任內戶口流散別致違錯

虛言安論隨以隣佑團甲保結不使東西就食它處
苟延朝夕以致殍餓死亡逃竄如此是上慢下殘而
與有司殺之何異使監司管民等官當位食祿何顏
安處民上而以牧養與除爲治哉夫邦以民爲本民
以食爲天宰相若代天理物下遂其宜者也今民急
如此理合以哀痛爲心猶已飢渴開陳事宜作急聞
奏使

朝廷曉然知利害所在大發倉廩寬貸益法或停罷
夫役蠲除差稅重加惠恤以賑濟撫養爲事庶可以
上副

聖主天地雨露之恩仁民愛物之念不務出此視爲
細微方以借貸還官爲事所謂聞荒不救見饑不驚

者也兼所在為糧多有名無實切恐虛行了無所濟且近年已來為百姓貧乏省部雖差官賑濟止是營救一時不見遠有安濟弭蓋之方以至於此如西京一路見闕食者三萬餘戶今許借貸米糧倉廩二萬石約戶給七斗家以五口為率口食二小升是僅能支持月餘兼山後地寒霜雪早不設或天災依然二月之外不知復何存活而秋田又無所望此又當憲者照得前宋時每遇水旱飢荒必選摘京朝才幹重臣以體量安撫為職其一切規畫悉以便宜從事如富弼之活青州韓琦之救利在兩後所活百有五十萬口是見規為有方雖多益辦况二三方之眾乎又檢會得金監司條例遇災傷闕食去處有能以物贖

濟因窮與民興利除害者被察司保申

朝廷約量旌賞或後遇有此等事理許令守臣從長規畫營救更乞將已借米糧即充賑濟之物外豫上年懸欠舊稅截日住徵其於官民兩得便濟其今當去職有見不言寔為負責合行一就具呈據乞

御史臺照詳

聞奏施行

舉李戶部稱職合特加寵數事狀

切惟財賦天下之大計民部六卿之劇曹昔李唐一代以調度見稱者裴劉二公而已切見戶部尚書李德輝資稟忠純精詳政體夙夜在公克盡所事而又疾邪持正吏不敢欺爰自歷職已來寔為允稱可

謂蹇蹇匪躬盡瘁於

國者也近聞尚書省亦以喉舌得入不許改充別職誠然照得唐例如裴劉諸人於度支鹽鐵本職上帶中書門下兼同之稱據尚書李德輝官資祿秩理宜特加寵數顯異良能以慰中外之望而當國者且復塞進賢之責矣

烏臺日事

自至元五年冬十一月終至元辛未夏四月

請舉行科舉事狀

切見科舉事理往年翰林院已經具陳中書省乞開奏定擬頃者尚書省亦下禮部復有講究條目至今未聞施行蓋未有度其事宜而力為言者伏惟朝廷凡有大小勾當

聖意每云尋好人者且好人者大槩解官事識廉耻以公滅私不作過犯之人若科舉事行必須先立學校或人人力學學校者國家之化原人材之大本也但自教育中來人終是通古今解公事知廉恥識忠義鮮過犯如此豈非好人歟由是觀之庠序科舉以之育材取士取為急務理合舉行兼自立銓選已來內外群官其品從散官俸祿職田子孫廕叙其為寵數亦以不薄至於功能陞賞之科過犯降罰之例又復備具蓋所以磨鈍礪世欲官得其人以之致理故也然取人之道未觀其由應選之人歲有定數謂如目今隨路府州司縣見設正官一千五百餘員槩以中材較之其實良能著稱者少又中間身故老病

因罪黜罷及闕員去處每歲極多據格法之外雖有
適用長材又不敢在法參注一人是應選常調之者
不數年所存固無幾矣若科舉取人之法於此不早
詳定是猶工巧者得製錦之方而無錦可製將何以
就裘服之功乎又如儒人戶計委係深通文學者依
例免差若此科不立恐不能竟別是否使委通文藝
之人終身不被其澤而又無路可進得展實用於明
時誠可惜也以此參詳科舉爲法以之取人寔爲公
當故歷代因仍雖格制異同終不能少廢此明驗也
鴻惟
太宗合罕皇帝聖模宏遠戊戌年間以程試之法畧
爲施行當時翕然向化所得人材不少據設科事理

既係

先朝已行故事理宜追述

聞奏定奪施行如此則上可以副

聖主求賢致理之心下庶幾多得人材大補銓選內
外百官之用不然人情急於進用勢利所在僥競成
俗若此風一煽治道無由而隆風俗因之而靡尚何
選法之有哉故時政所先莫此爲重秉

國鈞者宜深思遠慮預防其將來之弊則天下幸甚

論職官公私有犯不聽收贖皆的決事狀

古者刑不至大夫禮不及庶人兼爵祿者所以待材
能廉耻者所以厲節行此自古之常法蓋斷不可易
者今訪聞得尚書省奏擬到將一切內外職官如公

私有犯不聽收贖皆以的決論罪甚非待才能而厲
臣節也如此則是有司教人以頑鈍無耻集詬之節
廉隅不立而當職任者既無貴責尊尊之義且以官
徒自處苟日計庸而已假如外路一州縣官聽斷民
訟其或無理者必諭之使退彼執迷不聽至於再三
官偶以怒詈遣出民必曰汝雖無私罪猶得以辱詈
爲公罪是當官者手足無措爲小民者恣得羅織矣
兼目今官弱民強例以侵侮把持爲事若此法一行
官府决不能立上司亦不復制矣論者必曰相臣得
罪且受杖責此何所措是大不然夫相臣受責出人
主一時權漸舊例即非永格體制不得引爲後例
今欲以的决施之天下必將爲常行格法所謂非常

之論民必懼焉恐此言一出斷不可訓徒傷天地之
恩爲

國家欽怨之舉耳據此合行糾呈

論重刑决不待時事狀

切見中統建元詔內一款犯刑至死者如州府審問
獄成便行斷决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案
牘繁冗湏臾决判萬一差誤人命至重悔將何及
朕實哀矜今後但有死刑仰所在官司推勘得實親
情始末及断定招款申宣撫司照詳宣撫司再行審
覆無疑呈省

聞奏待報决斷至今依上施行理實允當此

聖主天地好生之大德雖堯舜無以踰此今訪問得

朝廷諭尚書省今後合打的便打了者合死的便施行者省官回奏云已前重刑待報候秋分後斷決爲這般僨下多有便似淹禁一般今後至如省部問了監察重審無冤不待秋分逐旋施行呵怎生

聖旨您道得是一般所聞大槩如此設或在京者能然外路何以區處卑職叅詳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謂如明白重刑其正犯于連賊仗准服追勘審覆結案須經歷官府數重少者不下半載之上不能一切完備尚慮事情始末恐有差疑人命至重或致枉錯有傷和氣故舊例重刑不限催舉待以歲時欲於三覆五奏之間脫有冤誣庶正犯敗露不致濫及無辜以極哀矜欽恤之意見不嗜於速

殺也至於秋分後行刑蓋自古

帝王體天行道以順四時生殺之理此又大不可恃也如舊例決不待時蓋所以待惡逆以上罪也今者擬將一切常犯死罪者數月之間案牘稍具止令省部監察審問無冤同惡逆罪犯決不待時雖臯陶在上保不能曲盡獄情一無冤濫今畧舉近年北京高幹忽乃婿銀延壽奴將隨逐妻家駱男長壽轉賣上都民家在後事發到官以殺害駱男自誣又經中書省審刑官審問無冤至將延壽奴作死罪斷訖一百七下及將妻高氏離異旣而駱男以親書達于本使乃知本人誣服本道按察司方爲改正以此叅詳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兼法者天下之公共非倉

卒奏對間所可擬議伏惟尚書省總持紀綱號令天下民之大命繫一言安危誠當審量事宜集議允當可為求格者而復更改

聞奏以救既往則天下幸甚據此合行舉呈

高唐州州尹張庭瑞稱職事狀

今體得高唐州州尹張庭瑞自到任已來甫及朞年五事可稱一方受賜蓋其人強幹有為廉能素著凡所興除率先律已如待僚佐以禮束胥吏以法勸課耕桑裁抑游惰宣明教本則首興學庠拯齊羸劣則課習鑿流井井有条吏安民便而又曉暢軍機勇於臨敵向軍虎嘯已肅邊聲今尹齊西號稱治寂誠有用之全材一時之良大夫也理宜

聞奏擢置監司不然百里之地不能盡其所長為可惜耳據此合行呈

請立登聞檢鼓院事狀

切見一等狂妄小民苦無冤抑如婚姻田宅立門等事往往輒便接駕唐突

聖主愛民心切以為事重致使

聖額未嘗不為之動其唐突者必奉將

敕旨令有司理問然後退去則是

萬乘帝王之尊下行使有司之事萬無此理臣下能不駭懼合無建立登聞檢鼓院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抑累經訴理未獲辨明或事于機密者許令投進以

聞如此使天下冤抑之情得以上達而
朝廷尊嚴之勢彼狂妄小民亦不能咫尺輕近矣

論立司諫等官事狀

蓋聞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至於
諸侯卿大夫士廢人皆有諍臣諍友則國安而令名
可保矣况

萬乘之帝王敷伏見

朝廷近年以來雖或事小情有似重者

天威震怒出於一時輒至不測欽惟

聖慈隨復追悔以至有云當問如何無人題奏來所
聞大槩如此今憲臺雖立或有所論執卒不能上達
得開陳利害於前合無選近侍重臣輔以剛正儒者

使爲司諫等官如此則

聖益聖而明益明且免夫既往追惟之悔天下幸甚
論職官子孫試補省臺院部令史狀

照得舊例

皇家總麻以上親及曾任宰執之子聽試尚書省令
譯史

皇家袒免親及宰執孫并弟若三品以上職事官之
子弟及終場舉人聽試臺院令譯史其散官五品以
上職事子孫兄弟及姪或散官不及五品曾任五品
職事子孫兄弟皆聽試御史通事切見

朝廷近年將大根脚官員子孫分付都省臺院習
學政務此政前代宗室宰執職官試補之意也至於

宗室子孫不敢輕議如宰執職官子孫弟姪理宜舉
根蓋宰執職官子孫弟姪終是有門地大相脚中出
來人其所聞所見無非宦體時務有所顧惜且不急
於財賄武最可取者今後合無酌准上項格例限以
歲月試驗克堪相應之人令於省臺院部與吏員相
參勾當寔爲兩有便益且吏員職掌文字皆係
國家庶務刑政機密動關利害自非守慎公幹者鮮
不害事若以宰執職官子孫相參勾當驗事務輕重
上下分掌使迤互琢磨長短相補持體倚辦各有所
司豈非兩有便益者哉爲吏員者漸磨既久務知遠
大聲迹漸好易其鍛煉積習之心爲子弟者通曉政
事一適於用革去驕惰侈靡之氣不數年使

朝廷之上備任用者比皆良能公正閱閱素宦之人
將見私已門下僥倖泛濫之弊不革而自去矣

舉都事馬南并選用儒者事狀

切念臺之爲司不同省部職掌上所以肅

朝廷之紀綱下所以正百官之邪僻至於軍民利害
刑政得失皆得糾而繩之故一臺綱領必須擇得其
人使內外官府動或過舉則曰有某人在恐不宜然
可也又古者用人唯出至公雖父子相舉兄弟同臺
官府有舊皆不以爲嫌如或不才抑濁揚清正臺司
之職耳切見都事馬南性詳靜閑吏事凡所論議務
先大體以儒飾吏者相參勾當方爲允稱不致事務
差謬爲外望所易

論陳提刑改除不宜取解由事狀

伏見尚書省奏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陳祐簽
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就令本司取無粘帶解由前
來叅詳見設按察司五道據祐忠真剛果毅然有爲
脫畧^苛務明大體凡所興除民安吏畏風教所加百
城震肅以聲迹比量竅爲稱職兼山東東西阻山負
海地廣物衆連年蝗旱軍民不安所仰祐等以之鎮
靜今祐所除名雖相列其寔左遷若向前代官苟非
其人是一道監司殆虛設耳意臺理合開陳可否以
之執奏別議選注外據取解由一節照得舊例凡省
除官倒除者止是給據別無取解由休例且按察官
係朝廷耳目之使以按劾彈糾爲職不同州府掌

管事理今也擠同有司一例取解由赴省似爲非體
乞一就定奪據此合行舉呈

論五品以上官殿授事狀

訪問得舊例五品以上官得除者殿授皆奏謝六品
以下官於嚴祗門授而無謝禮今者內外大小官負
其宣命勅牒皆於中書省祗受似有未當者且三
品至五品官僚職掌雖分內外俱係

國家倚重臣子而

朝廷誠不可不察視其人之邪正能否也昔太宗將
都督刺史姓名疏於屏風欲坐卧觀覽得善惡之跡
注於名下以備黜陟至玄宗將已除職官延之內殿
詢訪治道然後諭遣至人人感激莫不以名節自奮

故貞觀開元之治號稱隆平今後合無將五品以上
官員盡令 陛見祇受

宣命使人人躬被

恩寵於朝抑且革去僥倖非妄之徒外據六品以下
官員且於 中省祇受權宜門授之制如

殿庭定立然後別議施行

論貧難軍合從所屬定奪事狀

切見天下新舊軍戶極有住受難以應當者如貧難
年老單丁女戶消乏者是也至如新簽軍人近年上
司畧行分揀難易不堪者却行收係為民二千餘戶
況在前年分舊軍中間年老單丁女戶消乏之貧難數
多獨不蒙分間優恤何事情一躰而舊軍偏重如此

蓋有司之不省故也其家可傷者如貧難等戶往往
陳告經年累歲了無投向如告到總府府司止備申
兵部部即曰非我當問即行下令申合屬本路依准
申覆樞密院院即曰我主調發但恐闕少正數而已
仍散押入案亦別無定奪參詳雖使貧難軍人無所
控訴而軍前氣力亦不濟用是軍力人難上下既無
分解兩相耽悞今畧舉懷孟路舊軍李用姚三秦義
等三名俱各單丁年八十餘歲無人供給日逐空營
乞食應役向申樞密院不蒙明降其奏義近於軍前
因病身故本路又將李用等三名申詳兵部又行下
令申合屬別無定奪此明驗也今檢會到唐制健兒
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額為勞弊又諸軍鎮量關劇

利害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
取丁壯情願者克健兒常住邊面者每年加常例給
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去者聽至軍州各給
田土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是後州郡之間永無
徵發之役又舊例諸軍健年六十者罷役如秦義等
八十老人使之守成禦敵何所賴其勇健哉今後合
無應貧難軍人陳訴許從合屬受理定奪勘當的實
唯復寬減差役或別議優恤庶免致靠損人難進退
無據不然請依分間新軍體例將貧難極生受者亦
從長定奪似為安便外據闕少合補之數官為召募
情願者聽仍優復其家口遇有戰功普例給賜如此
可以收壯健而活疲民其為惠恤小民豈不倍於尋

常萬萬也據此合行舉呈

薦臺掾趙文昌事狀

切惟臺之為司以禮法繩官邪用儒術飾國事近世
已來文學之士專上才華少諳吏業一旦從事鮮克
有為苟有盡心誠可嘉尚切見前濟南副提學趙文
昌自為臺掾強幹有稱夙夜在公精研政事以儒有
飾吏之材養氣負嫉邪之志求之等倫誠難多得今
去繁居簡明見甄獎若臺司將來闕負如文昌者誠
宜擢用必能不負所學克堪所任儻升霜簡之流尤
勵素餐之者某今當去職有見不言寔為負責據此
預合薦明

舉左丞姚公克經進等職狀

伏惟

朝廷凡有大政大議必須

清問故老茲蓋詢諮黃髮恐有所愆之

盛意也切見前中書左丞姚樞

潛邸舊臣中朝大老生平以聖學為心輔政多嘉

謀入告近簽南省為眾牽持罔伸所懷今年雖耆艾

精力未衰謀猷論議足有規為未宜閑速使後事功

至於侍講經筵監修

國史保傳

儲闈承旨樞密寔能克堪負荷必能進盡忠嘉有所

廣益兼翰院集賢等員如

許竇二公者已蒙

恩眷如有此體例合行舉言者伏乞

憲臺詳照施行

論衛輝路不宜通管竹課事狀

切見衛輝路見管竹課據所該地面懷洛嵩汝唐鄧

徐邳益都泰安等處自方萬有餘里其實難以勾赴

今止令衛輝總府並隸管領恢辦課程不致虧兌失

誤叅詳極有未便者蓋衛輝路分微小當四衝驛程

民訟科差諸軍奧魯一切課程等事比之他郡百倍

其劇今又將諸路竹課並令管領雖極慮盡心勾當

決有力所不及去處又緣竹雖官貨寔係經商交易

不同商稅認辦宣課事體至於斫伐以時般運有法

價直低昂使官民兩便自非通知貨殖善於理財者

鮮能首尾相應彼此皆辦兼上項有竹地面必須差
設監司巡竹等官吏又令聽受本道節制前去各路
營運其間交關往來其路分既平牒衙門而監巡皆
差委客寄少有蹉跌輒成沮阻與其廢力如此何若
各令所在總府兼行管領以爲長便又照得濱樂清
滄解鹽依舊專設司事恢辦合無將上項竹課亦另
行設立監司同鹽場一體管領勾當庶氣力專一終
是易爲責辦今省部若不如是從長別行定奪將來
衛輝官府不惟因此負累其所辦課程儻有虧欠失
誤深係利害據此合行舉呈

儒士楊弘道賜號事狀

伏念高尚之士無代無之

國家必遂其素志賜以處士先生之號蓋其材學節
義可高足以勵薄俗而敦風化故也切見益節路著
儒揚弘道文章德業師表一世至於賦壇須年微功
經營海道欲遂奸計先生預有所見發為歌詩聲音
不可今行年八十有三窮若守道垂老丘園誠天民
之先覺清時之隱逸也合無照依莊靖李公
恩例乞
賜處士先生之號以表其康節且令本路歲時常加
存恤

請職官依舊三十月遷轉事狀

切見即日到部聽除職官緣員多闕少填積停滯人
數以致進退兩難有礙銓調但失才能樂於從政之

望深有所未便者至如

尚書省奏准令大小職官皆以六十月為一考蓋出
一時權宜本為收拾戶計等事恐考限短促中間不
能盡心勾當而已近聞隨路戶口事理已是檢括版
籍見數別無隱落若止擬六十月成考歲月既久則
官府人情不無厭怠輕易之弊又於選調有所窒礙
權時之制估宜復舊合無

聞後依舊例以三十月為滿考選調無得通行廢官
免致閑曠實於官民兩得便當

彈劾劉汝翼狀

今體察得中路教授劉汝翼今月初七日於崇孝寺
與提學楊榮因議事間用言侵犯遂將楊榮輒行要

詈及攬捽鬚鬚至於脫落却行私下勸和叅詳教官
維為人師行中士表宣明教本訓導生徒為任其劉
汝翼凶悍荒酷凌犯官長為細人所不為既傷儒風
大失士體使京師首善之地何所矜式宜遴選師儒
以代其職據此合行糾彈

論隨路闕員及未到任官負事狀

切惟張官置吏本以為民官得其人負不曠闕庶得
民安事辦今體察得隨路見闕總管八員正從七品
二百七十餘員兼州縣省併以來所轄地面極有寬
闊去處加以蝗旱大作民心嗷嗷似為未安况克兆
平陽太原濟南等處皆係重鎮尤不可闕員勾當合
無遴選才德兼備素為

朝廷所知者擬注總管及州縣被災重處員闕多者
省部從長講究於見守遠闕官內選摘或令內外五
品以上官辟舉廉幹相應人借注補充勾當又知得
四月中受除官員已踰兩月尚有未到任者五十餘
員亦當作急催督別議究治不然切恐中間規避致
悞一方事務又於

國家法制有所蔑裂合行一就舉呈

為起蓋良鄉縣南留里河橋梁事狀

會驗中書省條畫內一款該若有利害可以興除者
申臺呈省遵此切見中都迤南係四方官員客旅
朝會經行驛程正路近體知得良鄉縣南十三里有
舊來經由留里河橋官道南至涿州六十里兵革以

來橋廢不行目今靠西由繼陽套遶轉至涿州七十
五里若經夏秋河水泛漲泥濘虛陷致使鋪馬客旅
來往生受兼繼陽套地形卑下村坊遠窳接連溝澮
屢常失盜深為未便竊詳若依舊起蓋留里河橋道
不唯道路高平徑直使鋪馬客旅往返近三十餘里
又免水潦泥濘之患官民寔為兩便伏乞御史臺備
呈中書省行下相視改正施行

益津縣尹張英非違等事狀

今察到益津縣尹張英自到任已來甫踰兩月其逐
節非違為私蠹害等事開具于后據此合行糾彈

一縣尹張英到任至今兼掌尉印凡失盜二起
明有窟穴顯跡不即督勒弓兵嚴限緝捕

却為擬問失盜李鄭二家親屬及勒要訖
事主王伯英自願不行申告文狀其從滋
盜賊以有為無匿而不申度其主意上恐
不獲停罰月俸本縣民心因此失望其張
英字民之官務在肅清所部盜賊消弭方
為稱職今所行如此非唯違錯寔為以私
滅公

一前益津縣尹張文郁主簿李璋使訖益折粟
鈔三十餘定其張英明知前官侵使官錢
不即依理舉問又不止約本官申明使州
知會於九月十九日反行送出還家去訖
及發下馬馳一千餘疋已悞料粟纒於十

月初十經隔二十餘日不由所管上司擅
自赴府而越言上說稱前官張文郁並不
交代往豐閏去訖乞勾追發下依理交代
及總府退訖月申縣解却就都於州司吏
李讓處說取本州空解依前申覆切詳上
項事理非唯失悞支持事屬欺罔詐冒兼
張英係監臨之官知代官有犯故不舉問
送令還家其徇私害公孰甚於此若弗糾
治切恐因而循習別生事端所據前項事
情就問得州吏目王文進司吏呂仲榮與
所察相同

一霸州益津縣分俱該河流陂浸地面其驛程

係山東要路中間津梁最爲急務又照得
省劄修理橋道事明該簿尉闕員委自己
上正官兼管及令長官檢校其縣尹張英
將本縣合修橋道堤口畧不省問止委弓
手盧得用管領工役致使人夫逃散冬月
寒冷修壘不能了畢使經行人負罷沒城
夫及發下馬馳蕩涉水水人幾有漂沒者
就問得縣達曾花赤舍里甫丁吏目王文
進與所察相同其於公不幹違錯怠慢如
此

一守令百里寄命苟非其人則一方被害其張
英性荒嗜酒昧於事體又乘酒縱暴不居

公解將公使人符首領等非禮毆擊致有
逃避之者及本州行下事理如橋道見禁
等事往往違拒輒不申報至於縣司所行
或不應者典吏報覆畧不聽從恃賴曾為
部掾蔑視上司如委棄尉印令弓手張興
掌管將舍里甫丁私己人烈石立為巡捕
祇待官見於煎茶鋪勾當其恣意亂行如
此致將公務窒塞兩耽非止一事兼張英
前任唐縣其部民告發不公等事上司未
曾歸結不審緣何依前遷除克益津縣尹
勾當合無一就究問

彈左巡院官休和趙仲謙事

今體察得趙仲謙於至元五年十二月內詣中都左
巡院告王四打死妹趙喜蓮事其郝警侵馬警判蕭
典史提控張仲禮將被論人王四不行撲捉到官及
在都見有干證人亦不勾喚虛調行遣及將濫縣取
發到干連人等並不與元告被論當官對問從放還
家其事主趙仲謙爲見巡院故意遷延再行告到
總府并右三部行下巡院其巡院官吏止是依前虛
調行遣並不理問却於今年二月二十日有郝警使
沈警副等當廳公然省會元告被論人等與限二日
勸和了者切見巡院係京畿親民正聽務要禮義興
行肅清所部據前項違錯事理合行糾彈
爲添科南京不任差戶事

切見南京路兵興已來百色所須盡出民間如挑河
運糧和買和采採打木植造作船隻及器甲等事三年
之間累無寧息加以蝗旱相仍物價踴貴其被災去
處至今有關食者而賑濟

大恩又不霑被中外嗷嗷財殫力困已是生受又即
目垂哺比之去歲滋亂極多近體訪得今歲將本路
新收二萬四千餘戶盡行添科差發須管不失元額
却緣照得上項戶計內一萬餘戶俱係交祭重抄老
疾不任差下戶切恐緣銀一出別致逃竄將閃下差
發必灑於見在戶數可敷元額如此是百姓重併轉
增困弊兼目今襄漢未下攻取之本首仰河南據已
困之民爲

國計者誠宜深慮撫摩存恤得小利為易固邦本為
重合無欽依近奉

聖旨減免益都差發

恩例再行勘當堪與不堪從長定奪

聞奏施行據此合行具呈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為除豁河南屯田戶差發事

切見河北路分新簽軍戶省部將元當盡數除豁了
當今體知得南京路屯田戶計相近二萬方其絲銀
止除訖正額餘上趨下數目却今見在民戶包納即
日本屯軍馬調度百色所須民力已是生受更將額
外絲銀數納切恐靠損不安合無依見起新軍差發
一體除豁以望百姓蘇息不致因而重困

為劉古乃打魚事

切見雄霸武清等處魚官劉古乃所管專一打魚人
戶七十六戶每年納魚二千餘頭自去年納至五千
四百餘頭比舊數增一倍之上儘供官司用度今體
知得歲納魚數增至萬頭切詳雄霸等處係河泊
斤鹵地面其間貧難人戶別無管產止仰捕魚為生
應當一切差役又兼依例認辦課程其古乃每年於
民間抽分魚貨已是侵擾今來本官為增數及萬陳
告上司將應有河泊盡拘屬官禁絕諸人不得採捕
就問得魚戶趙知事與所察相同若依上項所告不
惟下奪小民衣食於

國家賑卹貧難之意大相乖違又蕪天地生物有數

歲取萬頭不幾於竭澤乎據古乃所請理宜裁抑合
行舉呈

秋澗先生大全卷第八十七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八

烏臺筆補

彈趙春奴不孝事

今察到在都剡寧坊人匠趙春奴將伊親母阿焦生
不奉養棄絕在外餘二十年於今年五月內客寄患
病有伊母親妹梁阿焦遣人報知其趙春奴並不前
來侍疾至十九日夜母阿焦身死其院王陳姑兩次
專人告哀本人又不奔赴停至午轉總方前來已是
帶酒並不舉哀又無哀經復發怨言雜以爲惡又禁
以妻不令哀哭遂將靈車用驢駕拽便行出送春奴
心逐道中又不哭泣亦無戚容言笑自若里巷人衆
皆言不孝其逆心終不悛悔反生嗔怒先行去訖有

姨弟梁從振者告到匠官黃元帥教依理持喪出殯
本人故將喪事畧不成禮只於當晚焚燒了當詳此
情逆世所不容今京師風化之源憲臺肅清之府其
趙春奴既為人子其於母氏存歿之際臬鏡其心絕
滅人理較量惡逆孰大於斯其在
國家寔傷風化據此合行糾劾伏乞御史臺照詳痛
加懲戒施行

論鈔息復立常平倉事

切惟天災莫重於凶歉國計無先於貯儲蓋儲有餘
則國用足國用足則民賴以足今天下大約公私之
間曾無蓄積以備凶年况仰自中都而南雖旱水
澇十有餘路雖永至其萬一失所官須有儲蓄不
發倉廩免租稅重為賑濟而已此特揀荒于一時其
於經國遠圖則未也以愚見莫若復

先帝常平之制就各路已有之倉令有司預為脩理
請明定法不使有名無實昔唐以稅茶等錢為義倉
之本宋為便益參詳合無亦將隨路平準行用鈔庫
工墨鈔息增餘見在等鈔分標州郡作常平粟本就
令本路轉運司兼以提舉收余勾當量額用逐年所得
錢數源源不已則三年之間百萬石之粟可不勞而
辦是常有一年之蓄矣又會驗得常平倉國家自丁
巳年初立明年戊午宣德西京等處霜損田禾穀價
騰踴百姓闕食官為減價出糶民賴以安此先事之
效也兼安便官民其利有五且不動官本無害經費

取辦於息取息之法又無窒礙一利也歲或饑饉就未全濟使民心先安大有指擬不必家至戶到感念恩惠二利也其力猶之家又知國家貴穀賤貨務農大本使趨末之徒爭緣南畝不致有過賤傷農之歎三利也至若軍旅調度糧餉爲先比歲軍興動輒和采若常平一立除屯田糧及正稅外復有百萬餘石之穀積於中而壯於外時和歲豐民無所仰權以濟軍雖調度加倍民無和采之擾軍免闕食之虞四利也歲稍不豐平價出粟鈔本不失人賴以安使市壘之徒絕幸災貪利之心貧乏之家脫轉死流移之苦五利也若夫平糶常平富人社義等法歷代相沿莫能變易能一旦舉而復行則天下幸甚所謂不害經

費爲國遠圖良以此也據此合行呈覆

彈縣尉楊政事狀

體察得今年十一月內有在都住人崔提領將博州人戶丁五十妻支丑女作逃婦捉拿及稱被捉支丑女時有老劉等將皮帽金經卷兒等物奪了其崔提領與伊相識人大興縣見任縣尉楊政一同於施仁門關不居公廨問得支丑女不係逃婦明有根脚不容分析崔提領將支丑女用繩索鎖訖分付楊縣尉收禁責得本婦狀稱因夫丁五十赴都作夫患病前來探覲到永清縣河西務被崔提領作李蘭奚提住寅夜強行奸污問出如此詞因其縣尉楊政並不行移有司理問枉禁支丑女數日將崔提領所接老劉

四十二
等奪訖金經卷兒等物却勒支丑女要培鈔六員才
將支丑女保出使本婦無處申訴為此就喚到太興
縣尉楊政問得所說相同除前項支丑女等一起公
事省會本縣尉司行移本縣依理施行外據縣尉楊
政係京畿捕盜正官有此違枉合行糾彈

彈馬全擅科鈔事狀

今體察到管上都路洪贊馬站貼戶提領馬全自至
元二年正月至五年十月終於所管站戶劉澤等處
除正站祇應錢外擅自科斂雜泛錢鈔二定一十九
兩九錢間得馬全招伏是實兼馬全年七十七歲老
病不任勾當合行糾彈

為收刈秋青草事

照得每年和買應辦稈草不下六七百萬秤才方敷
用切見燕京順天等處蝗虫水傍若今依年例和買
切恐臨時耽誤合無籍此秋間令從長計置秋青等草
如法積聚向前兼載支持用度官民俱為兩便堪此
合行具呈

為私被衣甲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官吏將官物移易借貸者
委監察糾察欽此近於五月十二日在都百姓人等
私賽神社其人往咎被執兵甲遊歷街衢前後數日
及馬有挂全副甲者今體察得上項器甲俱係在京
諸色官員人等處借到恭詳甲兵

國家重器又欽奉

聖旨已有明禁條例今來諸人冒法抵禁私假小民以爲戲劇甚非嚴制令而重武備也豈惟民不識法習以爲常切恐因而別生事端據右都官負人等私相假借及合干部分禁斷不嚴合行糾彈伏乞御史臺照詳懲戒施行

彈市令馮時昇不公事狀

今體察到在都前市令馮時昇於行鋪人口處取度行錢鈔六定一十一兩三錢五分黃米七三麵一百斤制府見行追培其馮時昇於今年四月間賣大興府保解赴部守任

省部依准將馮時昇遷除保定縣尉去訖切詳市令係八品職官其不公如此事發在官已有承伏迺於總府告稱勾當已來並無粘帶亦無過犯其大興府亦不勘當是否端的輒便朦朧保申是屬違錯外據馮時昇負罪欺官僥倖冒進以之臨民何所不至合行一就糾彈今後合無照到部人員曾管領錢穀者亦於制國用使司會驗有無粘帶然後遷除庶望杜絕奸欺以厲來者

彈步站官王提領不公事狀

今體察得中都管步站官吏王提領崔總把徐令史等與自願當站百戶楊賸焦百戶等上下通同作弊於站戶百戶馮百亨等二十名處累次取斂錢物及尅落給散草料鈔取受羊酒逐節不公等事據此合

行糾彈

為在都回回戶不納差稅事狀

切見中都親管民戶每歲供給和買夫役一切等事比之他路實為繁重今體察到本路回回人戶自壬子年元籍并中統四年續抄計二千九百五十三戶於內多係富商大賈勢要兼并之家其與販營運百色侵奪民利並無分毫差役照得欽奉

先帝聖旨節該幹脫做買賣畏吾兒木速兒蠻回回交本住處千戶百戶裏去者若稱有田產物業不去呵依已前

聖旨體例裏見住處不揀大小差發鋪馬紙應與民戶一體當者欽此合無照依累降

聖旨處分事意取會見數分謫定奪驗實有氣力與民一體當差庶得協濟貧乏不致靠損據此合行糾呈施行

為陝西鄭縣隱戶計事狀

欽奉

聖旨条畫內一款該載不盡應合糾察事理委監察並行糾察又會到陝西行中書省文符該欽奉

聖旨節文拘刷本路外來交叅析居放良等戶若州縣官如能用心將民戶拘刷盡數到官遷官給賞如有隱藏定是降官治罪欽此今體訪到京兆路華州官司將鄭縣刷出漏籍等戶六十二戶並不申報上司私下取斂差發今問得見有華州人劉德亨並與

所察相同是屬違錯據此合行糾呈

為蝗旱救治事狀

切惟古之為國者雖值凶歉民無指瘠困乏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隨路大蝗赤地千里就使撲滅已成災傷其於貧民首先失所不無流移飢饉而救荒備患之術不可不預為計料何則今日唯先安集民心最為急務故謹具愚見二十事伏乞

御史臺詳擇施行須至呈者

一隨路總管府今歲伏遇

天壽節除祝延

萬壽禮數外權宜停罷公宴庶表

朝廷優卹元元不以已為樂也若然則雖古者聖王

遇災減膳徹樂無以加此

一御河上下有糧倉分宜差清幹官檢括實有

見在數目外據借貸裝散變碾及上年

河運未到倉粟數督勸所司嚴限閉納

其通州李二寺等處應有露囤糧斛就

水潦未動亦宜許諸人般運赴都城倉

其脚價止支本色亦實京師濟窮民之

一端也如挨陳者其闕食之家驗口販

濟不然令所在弓兵早暮兼為巡防以

備疎虞

一隨路商販積蓄之家官宜出榜驗彼中時估

量添價直發賣仍禁不得擅恣日增物

價如百石以上坏粟者究治如官倉發賣其權豪富戶所余不過十余石若詔名轉余者仍為究治

一隨路存留祇應銀糧如已到官者須上司明文然後動支若百姓緊闕食處仍作急飛申聽候許令賑濟其未納到官者盡行蠲免

一隨路站赤祇應如酒肉等物亦宜約量減免不然照依

中書省劄付順天路事理一體施行不然是燕南二萬餘戶獨不被存卹之意也

一河間路轉運司應收到物斛不下五七萬石宜無令回易銀鈔驗元價直輸河倉使克正課以備軍國經費但為兩便不然如本路百姓闕食官定平價發賣

一隨處金銀丹錫等坑冶約五十餘所每歲穿穴淘採不無損泄陰陽之和有無合止者止以少養天地元氣

一山林河泊之利所在皆辦外課有無權時蠲免聽民採取以供不給兼前世已嘗施行稍足復禁如初

一山林原野係禁地去處如猪鹿鳥鴈雞兔之類亦宜許令採捕期以續豐復禁如初

一隨路交鈔庫鐵冶所即日若有見在物斛去處亦宜取會員數仰所在運司出榜照依元價果賣

一在都酒務開沽者應有見在稻糯官司亦宜見數權令停止醞造此係前世筭嘗施行

一捕蝗之際不以諸色等人有材能識見規畫出衆者籍記姓名事定量加賞用又嘗聞飛蝗雖難打捕遇夜即須停止於坐落厚處傍挑坑澆燃薪草使之明照四遠然後驚趕蝗必望明投赴衆力從而撲滅說比比得濟合無試爲之行恐是

一法

一莊農之民闕糧食者所在官司預宜出榜禁治不得推稱病疫私宰耕牛爲食如博易米粟者聽准備翻耕出曝蝗子參詳畝爲急務

一州府司縣官其被災重處有能規措存卹百姓不致流移飢殍者仰按察司考覆得實申臺呈省以憑不次陞用

一急遞鋪兵俱係貧難下戶若一處斷絕遞轉即時阻滯合無與中都遞北遞鋪一體給糧食養濟仰所在官司專一存卹不致飢困逃散

一每歲應辦官草收成尚然不敷今秋穀草顯見儉少宜趁時於無蝗去處刈秋青等草將來兼帶支持用度

一莊農之民所認六色課程如酒醋等課今蝗旱如此有無權時停免或從實結辦稍安復舊如初

一隨路州府宜建立社稷精神壇廟令有司歲時致祭亦憫恤為民之一事也

一隨路自省併州縣以後極有寬闊去處或有尉多係主簿兼攝至有全闕去處如山東州郡所在雖有專尉其地廣物衆委係難以照管又體知得

省部亦為此事先於東都路已行添設專尉了當今蝗旱如此百姓替替切慮迫於飢寒盜賊多有不無驚擾宜約量隨路緊要地面添設巡檢使鎮遏巡防以備不虞及村保設置鼓面遇有警急互相應和

一隨路如富戶有力之家能周贍貧乏或為粥於道以濟流民至千人以上者官為旌賞或聽一子臨官

彈馬仲溫橫歛錢物事狀

今察到在都曲河坊坊正馬仲溫因刷問逃軍於人戶取訖寶鈔一十一貫八百文緣兩廂七

十餘坊凡有事務不無搔擾合行糾呈

彈忽都魯阿散不赴任所事狀

今察到淄萊路長山縣達魯花赤忽都魯阿散前來中都部夫勾當至十月初罷役本官不行還職令女婿馬合馬等於本路關訖自十月至十二月終俸鈔若不糾呈緣忽都魯阿散係請津親民職官到今八十餘日不行還職據此合行糾彈

彈王千尸冒名代軍事狀

今察到守把棗陽萬總管下千尸王仲賢至元六年八月內前來中都取發軍人其本官將合起正軍六名不令正身應役却行要訖錢物冒名替代今就責得本官下提控李德唐指證並與已案相同合行開

坐糾呈

彈益津縣尹張文郁侵使鹽價事狀

今察到霸州益津縣前縣尹張文郁主簿李璋於至元五年支不盡鹽折粟內侵使訖鈔三十三定三十五兩爲此就問得州司吏杜唐佐並與所察相同據此合行糾彈

爲太廟中柱損壞事狀

今體知得太常寺申都城所呈相驗到太廟中心等柱損壞訖一十四條訪聞先爲劉景監修太宮完備特注朝官重加賞賚今者未及數年朽壞如此顯見當間滅裂多不如法設若舊柱不堪自合改用新材極壯麗今省部雖令劉景用木填塞了畢終非可待

歲月理合治罪以彰其咎至如太常寺近為經夏暑濕告出曝神室中擅刻有司尚恐褻瀆不從所請彼修補動作之際其震驚神靈比之曝曬褻瀆實為加重外據不經

奏請即令劉政修補震驚神靈事屬違錯合行一就糾彈

為優卹襄陽軍人事狀

伏見中統建元詔條內一款節該凡征進軍人臨陣而亡被傷而死者其家屬理當優卹仍仰各路宣撫司量給衣糧優卹其家欽此又漢唐舊制軍士死者加恩致祭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今聞國守襄陽軍人經值今夏癘疫致有死亡俱係沒於王事誠當

推恩矜憫有無照依已行事理或令所在官司送還其喪外據氣力孤弱之家取會見數量加優卹非惟激厲將士寔恩慰民心感召和氣一端也

為懷孟路新民不便事狀

切見懷孟路新民三千餘戶雖係居六處終頗近大河又不在本路節制之內已未便兼所管節汪等頭目俱係宋人中間官民恒相告訐輒生事端無歲無之又訪聞得如修武縣新民見發奸細利害等事此其驗也設若狂妄無實人情詭疏終是不安合無將上項戶計隸屬本路管領其舊管頭目依例與管民官一體遷轉不然於職官內選素有威德足以鎮撫為總管亦是一便蓋往年已曾令李同知宗傑於

上安撫勾當一任之間特然安靜此非其効驗乎據此合行具呈

彈兵馬司擅自鞠斷事狀

初見在都兵馬司設馬步軍五百人係專一警捕衙門自去年至今年三月終強竊盜賊計六十餘起致有殺傷事主劫掠財物及本司公廨下爲盜者蓋當該官兵不爲用心滋多如此三限不獲行下取招並不回報其都轄上司縱令滅裂虛作行移亦不申明賞罰是作過之人無法可畏教之公行也都城

輦轂之下庫藏倉廩諸所在萬一窺竊深繫利害又間有敗獲賊徒除事關權勢不能歸結者才方申上自餘無問輕重輒便鞠問斷遣豈惟侵司越職竊弄

威權但恐中間奸弊日滋寔爲事害兼是司自來並無囚繫鞠問斷遣之理今後有無有令兵馬司據應獲盜賊各行取問即便解府歸結施行外據失盜起數已獲者賞未獲者罰如此庶望上無縱恣虛行之失下革違錯自尊之弊賞罰既明民知所畏京畿之間不待歲月作過之人將自消弭據此合行糾呈

彈大興縣官吏乞受事狀

今體察到至元六年三月內有施仁閔倡戶魚玉嫂赴大興縣告稱男婦阿肖欲行私遁還家想見別有奸事有周縣尹并司吏張榮祿將阿肖枷收輒行推問指稱在曾與劉和尚安三通奸隨即撲捉各人不見却將平人劉貴劉慶甫監收至當月二十一日有

周縣^尹魚王嫂劉貴巷長張仲義等公廳省會傷和了者至二十五日有魚王嫂要訖親家肖大買休鈔一百四十兩及劉貴安三劉住文休和鈔九十兩當官有本把張榮祿取要訖劉貴等家錢物鈔三十八兩九錢紵絲二疋又有打合休和人罷役司吏張權縣要訖安三鈔一十五兩祗候人馮首領董面前要訖鈔九兩打合人韓大處見收鈔一十七兩有周縣尹教休和了當爲此喚到司吏張榮祿等畧行問得是實就追到鈔六十三兩紵絲二疋賊狀至甚明白據本縣官司止合依理歸問阿肖不合背夫欲行私自還家罪犯外據想見別有好事一節係是稱疑詞因別無堪信顯跡依例不許經告官司便行推鞠令

阿肖招說曾與劉和尚安三通奸輒生事端乱行撲捉搔擾收禁兼魚王嫂娼優之家官司不爲詳審致令當行令史收受錢物爲無憑據却行省會休和如此開閉倖門撓亂公法事屬欺枉合行糾呈

彈良鄉縣站官私取工俸事狀

今體察到良鄉縣管站官王提領等至元四年至元六年於站戶納到祗應錢內侵支訖鈔數爲此就責得司吏王仲筠狀供管站官吏於至元四年至元六年祗應錢內侵支訖鈔八疋二十五兩五錢據此合行糾彈

為孫彈壓代軍事狀

今察到左衛親軍總把張大身下彈壓孫旺至元七

年二月代替訖哨馬劉本戶軍役周歲產軍絲一千兩已得訖絲一百兩就取問得孫旺招伏是實據此合行糾呈

彈固安州官吏剋落鹽折粟價錢事狀

今察到固安州官吏將至元三年鹽變粟數作至元四年鹽粟見在報過大興府依已報四年粟價每石四錢五分追鈔其固安州却分出三年粟數依當年粟價每石六錢追鈔為此就聖具司吏張安仁狀供當元係司吏于仲淵等將三年支不盡粟六千四百四十四石二升作四年見在報過在後總府依四年粟價每石四錢五分追要鈔數此時照出三年粟數并價直於前州官劉州判麴商里家擬定三年粟數止

依當年粟價每石鈔六錢追收見收到鈔二千七百兩五錢四分得此文狀扣算得三年比四年粟價每石多鈔一錢五分計多餘鈔一十九定十六兩六錢據此合行糾彈

彈東安州官吏剋落鹽折粟價錢事狀

今體察得東安州鹽折粟價至元三年每石六錢至元四年每石四錢四分除起納就支喂馬駝外至元三年見在粟二千六百九十二石至元四年粟八千八百七十五石五斗二升一合七勺有司吏李讓將三年粟數併作四年見在申報在後大興府驗已報四年見在每石徵鈔四錢五分其當該司吏李榮并提控揚守榮却將至元三年粟數依當年每石鈔六

錢追收比四錢五分餘微鈔八定三兩八錢畧問得
司吏李榮狀招已取到三年鈔折粟一千五百四十
石六斗五合計餘微鈔四定三十一兩九分據此合
行糾彈

乞徵問取牧馬地草粟事狀

今察到涿州站膠占牧馬地內有熟地二百七十七
頃二十二畝每年召人租種每畝收粟三升稗草一
束爲此取到管站官提領馬仲祥呈並與所察相同
今扣算得上項地畝每年計取粟八百三十一石六
斗六升稗草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二束且自至元三
年爲頭至今四年計粟三千三百二十六石六斗四
升稗草一十一萬八百八十八束據此合行糾彈

彈東安州司吏張芮不公事狀

今察到東安州州案司吏張芮賦濫不公爲此就責
得張芮招狀於至元四年十二月終劉全等處免刈
葦草粟訖鈔四兩五錢至元五年免放李守政解鋸
夫役要訖鈔三兩至元六年七月於娼女常海棠家
內飲酒逐件是實即追到鈔七兩伍錢再將本人審
問無冤斷訖二十七下勒停了當今將上項鈔七兩
五錢隨呈解去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體訪保申令史曹士良狀

訪問得曹士良隻身於在都銅馬坊寄居住坐於今
年六月內前去上都至今未回今就問得左巡院司
吏張仲禮稱當間係燕王位下趙二奉

御對警言使警判保舉曹士良係真定路附籍人乃儒
吏俱通以此准憑轉保申府了當今來切詳既大興
府令本院踏逐通經史令史一名自合公選可應之
人其左巡院官却行徇情轉保訖自來素不諳知人
真事屬違錯據此合行一就糾呈

彈涿州站官私使祇應錢事狀

今察到涿州管站官劉提領等至元四年至元五年
於站戶納到祇應錢內侵支訖鈔數爲此就問得次
官提領馬仲祥稱本站官二員吏三名於四年五年
祇應錢內侵支訖鈔一十二定是實據此合行糾彈
彈趙州平棘縣尹鄭亨事狀

今體察得趙州平棘縣尹鄭亨自到任已來聲跡至
甚不佳本官酗酒狂爲連結朋比遊行私家無日不
飲及求娶娼婦展散不公挾弓放彈損傷人目如此
非違事理就問得本州司吏王柔張才稱與所察相
同合行具呈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一本縣西關開門戶娼婦刑絨苛其鄭亨私先

往來於今年七月內求娶爲妻照得舊
例監臨之官不得與部下百姓交婚雖
會赦猶離之况娶娼女戶主爲婚察詳
縣尹字民之官務在肅清所部禮義興
行今所行如此事屬汚濫

一自到任至今別無可稱聲迹與本路窮趙吏

提控王太醫斬提控日逐朋從遊行私

家飲酒無度如今春北寺救火其鄭亨
乘醉執持棍杖沿街驅率人衆致將小
取打傷頭面衆詳稟報而不始自有修
禁罪名豈得恣爲歐擊亂行無法足見
居官素無政體事屬違錯

一於今年春令在縣祇候人屈首領引宅司鄭
都管於縣西村分發訖馬尾羅兒約三
百餘箇每箇要白米一斗無米歛釵一
錢四分其公然展散無所畏避事屬貪
鄙

一今夏捕蝗自佛寺爲頭迤西村分所至輒取
要雞酒每飯殺雞數隻且天災如此農

民啓啓困於捕役當此之際其鄭亨恬
不爲意飲酒食肉以悅口腹其爲不恤
無重於斯

一去年夏決弓放彈將縣民曹博士左眼打傷
致令本人損傷訖一日無所告詣照得
放彈及投瓦石在庶民猶有明禁詳此
縱或悞傷亦無一方師帥民所具瞻挾
彈行遊彈射鳥鵠而爲少年童子之事
是爲不應合行糾彈

薦濟南士人楊從周事狀

蓋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今體
訪得南士人前監察御史楊清卿孫揚文郁天資雅

厚質而有文子史群經多所浹洽今年近強仕經明
行修不求聞達侍庭闈以疏水悅親居鄉里以教授
為業傳寔表於三世罔墜先聲藹聞望於一方式敦
薄俗誠當代之孝廉士林之挺特也儻蒙省錄必有
可稱不惟激士夫進學之心庶幾媿奔形勢之者於
肅清風化但不徒然謹具狀舉聞

彈中翼軍搔擾百姓事狀

今察到中翼侍衛親軍揚千戶崔百戶高彈壓下軍
人自至元五年八月前來武清縣北鄉等處於民家
安下每日取要飲食及逸互斂索馬疋草料至甚搔
擾不安少不應副恃賴衆力輒發惡言恐嚇侵凌無
所不至每年直至來春三月才方起離雖曾陳告縣

官不能禁制使當差平民無所赴訴深為未便今就
問得本縣東至孫家務西至牛人南至召香二十餘
村及取到百戶梁仁主首趙百春社長田祥等狀供
與所察相同據此合行糾呈

彈漕運司差委官非理搔擾事狀

今體察到漕運司同提舉下委差唐古張千戶等於
今年正月間騎坐鋪馬三疋前至武清縣北洪濟鎮
將本鎮主首張聚等用繩子拴縛打拷非理取要飲
食等物就責得張聚等狀供與所察相同看詳本鎮
不係站赤路程遇有使客鋪馬飲食皆取自民間而
漕司官吏每年不時經過其唐古等恃賴本司形勢
如此縱暴不公非止一次畧舉今次強取要訖物件

并多取訖飲食數目合行開坐糾呈

彈李二寺倉損壞官糧事狀

今察到李二寺通濟廣濟二倉見在糧粟用露園收貯其倉官不為用心以致倒榻訖露園五十八座並不修理損壞官糧計九千八百餘石據此合行糾彈

彈右巡院淮攔王得進事狀

今察到在都西曲河坊丁阿齊女心哥召到弘河人戶王得進弟王千奴為婚於至元六年十一月內為病卧於積糞團標內凍餓身死並不停喪依理埋殮恐隣佑知覺比及天明擡捍出城燒揚了當其丁心哥亦不持服於今年五月內有母阿齊接受訖本家安下數年今平準庫劉大使財錢鈔三錠金子六兩

為妻了當又買與丁心哥女婦一名於八月內有王千奴兄王得進親告到右巡其本院官吏雖判勾行並無取責却有坊正陳提領為與丁家關親遂抑令折和至當月初四日丁阿齊與訖王得進買服物折鈔五十貫其當該司吏劉淵兩次要訖王得進鈔六兩祇候人小楊等二兩七錢於初九日接訖攔狀為此追到元行文卷及問得元告人王得進并過錢人薛仲甫張得林隨逐劉淵人劉得進俱與已察相同今來參詳據丁阿齊圖財主婚濁亂人倫不有所天其劉大使明知違法輒行求娶其右巡院官曾不詳審俱係妄冒敗俗傷化之事輒虛調行遣並無取責却於公廳接受攔狀縱令公吏等人私下折和如此

開閉伴門撓亂公法事屬違枉合行一就糾彈

論課稅戶隸總府管領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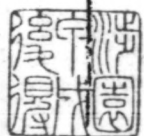
切見隨路運司見管課稅戶五千七百餘戶契勘係先朝初立課稅所時將應設官吏就作本所戶計用之添重氣力似辦課程今運司已立數年其官吏及院務人員皆從

朝省擬注據此等戶計寔無所籍近體訪得尚書省遍行隨路如遇婚姻田產詞訟等事令總府運司開會一同歸斷結者往往有之深為未當至如隨路與魯比之此戶尤重今已令總府管領近年已來至甚簡便令無除竈地插戶外其餘一隸總府管領寔為長便

論法官沈侃陞用事狀

切見法官沈侃性端方通經旨知典故年雖耳順精力未衰於老成寔具典刑在司理誠為師表兼本臺所司執法如侃者議斷公平情文兩得公於輩流罕見其比理宜陞用以表良能

田



八五十一

